

特别关注

“帝王周旋”的实战经验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张鸣

信息时代,封建皇权早已一去不复返。然而,总有人相信,中国社会文化保持着自身惯性,臣子与帝王周旋的实战经验——“皇帝公关学”也不会过时。陶短房笔下的“皇帝公关学”,借古寓今,讲的就是如何与领导打交道,怎样趋利避害,如何因势利导,何时该聪明,何时该愚蠢,哪些要争,哪些要让……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时代,给后人留下丰富的与领导相处的艺术。可问题是,上司果真是老虎么?他能和“皇帝”画等号吗?



二〇〇九年五月
《皇帝公关学》 陶短房 中信出版社

面都不理人家。

可是,公关学三个字,接在皇帝后面,却显得那么好玩,怎么看怎么搞笑,荒诞意味的搞笑,笑过之后,五味杂陈。

也许,陶短房只是在写着玩,当年读历史读多了,攒了太多的杂碎,弄出皇帝老儿当线头。一边是文臣武将,一边是嫔妃宦官,把事儿串起来,人也串起来,一个接一个写出来。

近来总跟李零聊当年读野书,胡乱写的旧事,说是做了学者,尤其是体制内的学者,难免人在朝堂,身不由己。每当读到几位自外于体制的人,看似随兴的文字,读起却心里松快。

陶短房不仅写历史随笔,还写评论,至少在科目上,跟现在的我很是相似。随笔幽默轻松,举重若轻。评论简洁干净,厚重老成。两边的文字,从本质上讲,都陪合着一个“厚”字,书没有读到一定的份上,笔绝对不会这样老。

但是,我看他的文字,总觉得他应该是个年轻人,有着 70 后才有的那股子机灵劲。因此,我也就冒昧地断他为 1970 年代生的人了,咱别的优长没有,至少年龄上长他十几岁。痴长也罢,傻大也行,反正,倚老卖老,可以对他的文字评头品足了。

如果不接后果会怎样?还是听听在李勣下放事件中,唐太宗父子背后是怎么咬的耳朵吧。唐太宗是这样对儿子说的:李勣这个人很厉害,但你跟他没交情,怕弄不动,我现在故意找茬降他的职,如果他服从命令,我死了你提拔他当宰相;倘若他嘟嘟囔囔满嘴牢骚怪话,你立即把他脑袋砍了——看看,多悬!

有功劳不必谁都知道

人要是当个小官,负点小责,大概都希望能有机会立点儿功劳。一旦真立了那么点儿功劳,又不希望这功劳能名垂青史。

但就有那么一些人,明明做了好事,却唯恐别人知道。

像汉朝大臣张安世,明明掌握人事任免权,有个中层干部来跑官,他一瞅,这人符合提拔条件啊,但嘴上却毫不客气:“您那点儿贡献皇上都知道啊,提拔不提拔那是皇上的事,您的义务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嘛。”没多久,那个中层干部就被提拔了,可人家感激的是皇上,恨的反倒是这个“从中作梗”的张安世。

还有个叫陈元达的,在五胡十六国的前汉当宰相,这老兄每次给皇帝提意见,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意见书草稿给毁了。有时他给皇上提个独家建议,过不了几天皇帝果然给弄成诏令,颁布全国执行。这老兄拿到诏书,总是装做大吃一惊:哎呀,皇帝咋想出这么个高招来?我咋就想不到呢?真是天子英明啊!

给皇帝当差可不容易,不立功那叫尸位素餐,日子绝好不了;立功太多,或者大招摇,那叫功高震主。您想啊,您把皇上的风头都盖过了,人家心里能乐意吗?(魏辑)

漫读生活

诗人都住在纸房子里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

我觉得在故乡读北岛的文字是不适合的,在异乡,若是夜晚,安静下来,你会被北岛文字里潜伏着的漂泊感和忧伤击中。

《蓝房子》多是怀人的文字,十多年前,为了糊口,北岛给一家电台写专栏。可以想象那字数的限制,选择字词时尽量宜于朗读。每一个通往内心的字词都必须简化,所以,那些漂泊感也临时被幽默替代。

北岛的语言是带着手势的,读他的散文,你能看到讲述者的节奏和语气。《艾伦·金斯堡》一文中,开头便是声音:“艾伦得意地对我说:‘看,我这件西服五块钱,皮革三块,衬衣两块,领带一块,都是二手货,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。’”

《蓝房子》第二篇篇目为《诗人之死》,依然忆念艾伦·金斯堡。是艾伦逝世一周年时北岛的补记。我相信,看完这两篇文字以后,艾伦·金斯堡便活在我们的记忆里,那是无与伦比的刻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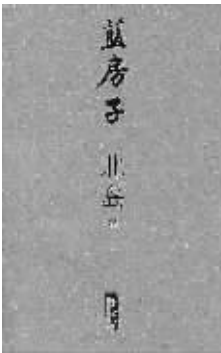
《蓝房子》的前两辑共十六篇文字,但他追忆了十七位朋友,多数都是诗人。异乡人迈克是一个让人流泪的诗人,这位因为追随莎士比亚和庞德而来到伦敦的流浪者,对漂泊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,在北岛一直漂泊的时候,他曾经用一句湿热人心的话让北岛泪流满面。当时的北岛居无定所,有一年到伦敦出席一个诗歌朗诵会,他试着给迈克打了个电话,电话里,迈克大声说:“我的孩子,你在哪儿?我一直在找你!”

《上帝的中国儿子》是一篇绝妙的文章标题,它解释了一切。《蓝房子》是的确的一个房子,北岛在这篇文章里做了语言的哲学家,那句话常常往格言和哲理上靠近,譬如:“托马斯是心理学家,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。依我看,这职业和诗歌的关系最近,诗歌难道不是少年犯吗?”托马斯便是瑞典著名的诗人,是蓝房子的主人。他晚年中风,不能说话。一切思想都要靠猜测,其实,这本身也充满了诗意,难道不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变幻不定的猜测吗?

在序言里,李陀推荐了《艾伦·金斯堡》、《约翰和安》、《蓝房子》等几篇怀人的文字,但我要反复向大家推荐的,是这篇《搬家记》。

搬家,差不多是我们在城市生活的试验状态,差不多,它是漂泊的代名词。不论是越

《蓝房子》北岛 江苏文艺出版社
二〇〇九年三月



搬越好,还是越搬越糟,只要你还需要搬家,那么就意味着,你还没有找到最为合适的家。

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。借宿、打工、在中餐馆被骚扰,都被他轻描淡写地略述。回头看来,仿佛,一切经历都不过是个人史上的彩色斑纹,最终,都只是为了一个人辉煌增添色彩。

然而,当我读到这样一句话时,一下愣住了,仿佛夜晚整个停下了来,海南岛的夜晚非常适于想像异国他乡的孤独。我仿佛一伸手,就能触摸到北岛口袋满满的乡愁,“乌拉夫寡居,有种老单身汉的自信,仅用台袖珍半导体欣赏古典音乐。我有时到他那儿坐坐,喝上一杯。他特别佩服贝聿铭,做中国人,我跟着沾光。不过盖房子是给人住的,而诗歌搭的是纸房子,让人无家可归。”

《蓝房子》的后记中,他的语言无比精妙:“写诗写久了,和语言的关系会相当紧张,就像琴弦越拧越紧,一断,诗人就疯了。而写散文不同,很放松,尤其是在语言上,如闲云野鹤,到哪儿算哪儿,用不着跟自己过不去。”

在海外漂泊多年,不论写什么,都会带着一股海风的味道。就算北岛已经和生活和解,不再和自己过不去,但是,生活烙在他内心里的落寞永远不会消失,一不小心,就会像一个人的面孔、一座房子的地址一样出现在文字里。摊开纸,或者启动电脑,写下别人的声音,也就写下了自己的内心。

蓝房子,一个寂寞的处所,一场用纸搭建的狂欢,众人走后,独剩下主人,落寞地收拾残局,长夜漫漫,酒醒何处,琴弦非要断了,不可。

经管书情

二〇〇九年六月

《报童瑞恩》杰佛里·C·福克斯



瑞恩是美国一个 13 岁大的男孩,在父亲鼓励下,去应聘本地一家生活报的报童工作。应聘后,作者道来这个小报童不平坦的经历:早起、坏天气、收账、拖欠报费、应聘准备、被狗咬、被人骗、估算价格……

在他为本地报纸送报的过程中,他所使用的方法无疑就是现代商业运作里最为有价值的方法,比如,应聘前的面试准备、品牌的推广、品牌的合作、市值估价、撤出策略等等。当然,小瑞恩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些名词,但他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地就做到了。商业规则,说深的确很深奥,但最难的是能把深奥、晦涩、难以理解的理论用最简单的办法做到,所谓“大智若愚”,也不过如此而已。瑞恩做到了!

二〇〇九年五月

《NO LOGO》克莱恩



品牌、LOGO、广告和赞助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无孔不入……在当下的中国,品牌和广告无所不在,无论是电视、报纸、户外、电梯、大堂还是洗手间你都能看见企业广告。

《NO LOGO》,让读者看到这些打造品牌的跨国企业背后,出现了什么样引人讨伐的勾当。本书主要探讨跨国企业如何将品牌不断地深入消费者领域。书中剖析知名品牌如何征服世界,对此现象提出深刻反思。这本书促生了一个新族群,“NONO”族,即远离和唾弃名牌,不靠名牌来显示社会地位,他们提倡简约,崇尚自然,回归纯真的“新节俭主义”生活。